

周谷老托我购买国库券

◆ 顾永才

“文革”后的复旦党委,从夏征农书记到盛华书记,一直坚持奉行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民主治校、教授办学的指导思想。尊重教授,政治上关心,工作上支持,生活上照顾,是一项重要的工作。盛华书记经常与教授、专家谈心,并时常登门拜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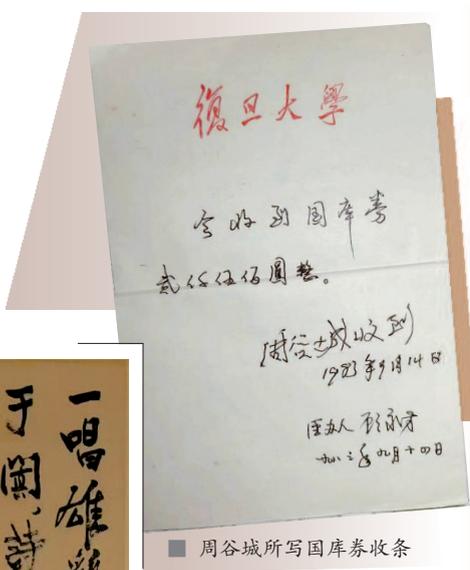
一天,盛华书记布置我联系周谷老,请谷老定一时间前去看望。电话接通之后,正是谷老接听。“你好,哪位?”浓浓的湖南口音。我自报家门,说明了情况。“哦,欢迎,欢迎,不过盛华同志很忙,真是不敢当哟。”我说:“明天下午来拜访,您看方便吗?不会影响您的工作、休息吧?”“好的,好的,恭敬不如从命,请转达我的谢意。”

放下电话,我向盛书记汇报了落实情况,谷老的谢意。盛书记表示同意后,我又联系了学校小车班,安排了明天的用车。拜访安排,干净利落,不到半个小时就敲定。可我的心情一直按捺不住阵阵喜悦和激动。自1973年进入复旦求学,留校工作已六个年头了,复旦的名师大家,除去在书记、校长联席会上见过苏老、谢希德、谈家桢、蔡尚思等几位校长外,其他见之不多,只是耳闻他们的风采。尤其是像周谷老,可谓如雷贯耳,他是历史系名教授、专家权威,影响中国史学界几十年。青年时代他既是毛泽东主席同乡,又是湖南省立一师的同门。新中国成立后,毛主席只要同在上海、北京,总会相邀长谈,而且还时有书信往来。新复旦一开始用的“复旦大学”四字就是取自毛主席写信给谷老的信件。直到1951年毛主席正式为复旦书写校名,才改用了今天所见的“复旦大学”四字。

想到明天就能见到这样名声远赫的大师,我内心充满了期待。

第二天下午1:30左右,我陪盛华同志从他临时居住的复旦第四宿舍住所,坐车出发,横穿市区,直驰泰安路。三点不到五分钟左右,车已驶进泰安路115弄院子。这是一排两层楼的联排洋房,周谷老就住在一楼。我请盛华同志下车后,就趋步上前敲门,刚刚不轻不重地敲了两下,门已打开,只见一位老者,身体魁伟,满头银发,脸色红润,眼戴墨镜,上穿整洁的白衬衫,下着黑色西裤,脚穿一双黑布鞋,精神矍铄、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相迎,一面说着浓浓的湖南话“欢迎欢迎”,一面伸出右手,与盛华的右手紧紧相握,随后转身引进房内的客厅,同时介绍了他的夫人李冰伯老师,并回过头来,问我:“你就是党办的小顾同志吧。”我连声说是,他又向我伸出了右手,我赶紧躬身双手相握,顿时感到他的手,宽大、厚实、温暖。他伸出左手,示意请盛华坐在右手一方坐东朝西的沙发上,之后他才慢慢落座在坐北朝南的沙发上。我坐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椅子上。

李老师给盛华上了茶,我赶忙自己取过一杯茶。只见周谷老又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用手势,盛华端起茶杯,打开杯盖,轻啜了一口,又轻放在茶几上,周谷老才开始说话:“盛华同志,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,你回复旦工作很忙,还来看我,实不敢当啊。”“谷老客气了,前来拜访,是应该的。谷老红光满面,精神焕发,身体硬朗,真令人高兴。”“已是八十开外的人了,还算可以。”他们就像一对老朋友似的,热情交谈起来。他们聊得开心,我在一旁听得也十分开心,开始直坐的身子,也慢慢地不自觉地放松了。我端详着周谷老倚坐着,两腿平放,宽硕的身儿占满了整个沙



周谷老所写国库券收条

发,仿佛显示着他的“历史厚重感”,不知何时,右手握着一把黑色纸扇,也不打开,随着谈话节奏,轻轻地却很显力度地,挥上挥下,忽左忽右,气场十足,倒像战场上调将遣兵、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;而盛华同志却文质彬彬、慢声细语,轻摇手中打开的纸扇,虽然是一位早年参加新四军经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,却像舞文弄墨的一介书生。

不知怎的,谷老在整个交谈中一直没有取下墨镜,我只能遐想,他那双眼睛,肯定是非常厉害,十分深邃。因为,他看遍了不知多少书,看穿了多少历史,看透了多少艺术文化世界。后来看到一文,同为著名的历史学大师、同系好友

谭其骧教授询问周谷老,成天戴着墨镜,是否眼睛有疾不舒服,周谷老答曰,不是,现在会多,戴上眼镜,平时开会打瞌睡,别人就看不到了,久而久之,习惯了。一旁的学生、现在知名教授葛剑雄说,谭先生更厉害,打瞌睡还摇头晃脑呢。观文不禁令我哑然失笑。

不知不觉中,已到端茶送客之时,这时,周谷老亲切地问我:“小顾同志,今年贵庚?”我一时还未收回思绪,转过神来,他以为我没听清他的湖南话,又说了一下,今年多大了,我连忙回答:“谷老,我今年已三十了。”“而立之年,正是大好年华,大好时代,年轻人大有前途,好好努力。”我连声称是:“一定记住谷老的教诲,好好学习,好好工作。”谷老接着又说:“今天还有事相烦,我要响应号召,为国家发展出点小力,请你帮忙去学校财务处购买国库券2500元。”说着从茶几上拿了一个装满钱款的信封递给我,并说请点一下。我双手一面接过,一面说不用点,不用点,放入随身携带的包里,并从包里拿出纸和笔,要写一收据给他。谷老认真地说,不用写嘛,不用写,你们党办的同志,我放心得很。见谷老说到这一份儿上,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2500元,今天看来微不足道,稀松平常,可在当时那个年代,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笔“巨款”。那时我们青年教师每月工资48元,2500元是我近五年的收入。虽然后来我主管经营企业,经手过几千万资金,打理过几十亿资产,但是这2500元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终生难忘。这不仅仅是一叠“厚厚”的钱,更是谷老一颗赤诚之心!

车子开出后,我从车镜中中看到周谷老在门口的台阶上。

第二天一上班,我就到学校财务处为谷老购好了国库券,回到办公室又拨通了谷老家中电话。这次是阿姨接到,我请她转告谷



周谷老墨宝,赠本文作者

老,征询今天下午仍是三点,把国库券送来,可否?阿姨说,请稍等,一会儿就听阿姨说,谷老说可以。下午三时,我准时抵达,只见周谷老坐在沙发上,一手执书,一手按着沙发扶手,正要起身,我赶忙紧走两步上前,请他安坐,并从包里拿出信封,抽出包好的2500元国库券。这次是我,谷老,我点一下,请您老过目。这次是他:“不用,不用,不会错的。”说着还用手摆了摆。谷老收下国库券的信封,并在我写的经办便条纸上认真地写下“周谷老已收到”,递给了我,同时又从茶几上拿起另一个信封。我心想,谷老是否另有事交办?一种被信任的感动油然而生。却听谷老说:“为表感谢,上午写了幅字送你,望你喜欢。”我连忙双手接过,从信封里取出一张宣纸: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李白的诗句一下子跃入眼帘。人们常说,文如其人,字如其人,谷老的书法,如他的人格、气质,硬朗、大气、豪放。我激动得一时语塞,只是辞不达义地连声说谢谢、谢谢。

回校时的一路上,我无比欢快,步履轻盈,想到来时,一路上有点小紧张,恐有闪失,出点纰漏,难以交代,有负先生所托。想着想着,不禁笑出声来。赶回学校,已近下班之际了,我向党办主任作了汇报,向党办同仁展示了谷老的书法墨宝,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并十分羡慕。

1979年暑假结束后,时任复旦书画研究会会长的校长办公室喻衡教授建议于1980年初春,筹办一届“复旦之春书画展”,委派我参与联系校内校外有关教授和书画家,其中一位就是周谷老。

我第三次拨通了周谷老家中的电话,周谷老非常高兴,连声称好,好事,“我写好,寄给你吧。你们工作忙,免得再跑一次。”果然,没出三天,我就早早收到了谷老寄来的信。打开一看,只见是两幅一样内容的书法作品。我有点纳闷,再仔细一瞧,原来落款不一。其中一幅下款题写了我的名字,是周谷老赠送给我的。又是一次意外,又是一次惊喜。

复旦之春书画展如期在鲁迅公园举办,几乎所有的复旦书画名家都一一参展,还有校外社会的很多名流、名家,可谓琳琅满目,熠熠生辉。开幕那天,苏老、盛华等学校领导亲往观看。很多教授从市区、校区赶来,群贤毕至,高朋满座,热闹非凡,就像过节似的。遗憾的是,周谷老因身体不适,未能前来,书画协会的同仁,尤其是我,更是惆怅不已!

每每回忆、谈及周谷老托我买国库券、赠我墨宝,我仍然是十分感动,十分感念!

复旦大学数学系李

明忠是帮助筹建西藏师范学院负责人。他和我有着许多接触与交流,渐渐成了朋友。李明忠想从我这里了解语文教育情况,而我是“别有用心”,希望援藏期满回到上海,他能为我采访苏步青牵线搭桥。

回到上海,大多电话联系。我请他帮我多了解一些苏步青老先生的情况,他沉默有顷,深感左右为难。他告诉我,苏老先生“树魂养德”,淡泊名利,对外一概断然拒绝大小报刊的采访。不过,看在友情上,他将会我送到别墅群第九宿舍区大门外,指给我看苏老在哪个办公室,至于采访成功不成功,全靠我的智慧去应对了。我先谢谢他说,等约定了时间我再麻烦您吧!

话分两头。我与戴厚英在读大学期间就有过交往,后来她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。上世纪80年代初她获文学大奖,我因有几张采访证,专写“沪上名人事迹”,由此也参加了颁奖会。在大会正式开始前,找到戴厚英,请她留下电话号码和家庭地址。她写好后,我一看,情不自禁“噢呀”叫了一声:“你和苏步青老先生是隔壁邻居嘛!”她说:“你怎么会知道苏老住址的呢?”我说:“说来话长,采访面谈吧。现在你要做准备上台领奖了!”

按约定的时间,一个周六下午2:30,我来到她家。采访完毕,我用请求的口吻说,是否可以成全我一桩事?她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。我掏出《人民中国》杂志社的采访证说,这本杂志在日本读者众多,影响甚大。你能否带我到底楼苏步青老校长那里去,他在日本仙台待了那么多年,对情况定是一清二楚。我想就两个问题向苏老请教:一是请他谈与日本妻子松本米子相恋相爱成婚的情况;二是谈他们八个儿女成长发展得那么好,他们夫妇在家庭教育上打下了怎样的基础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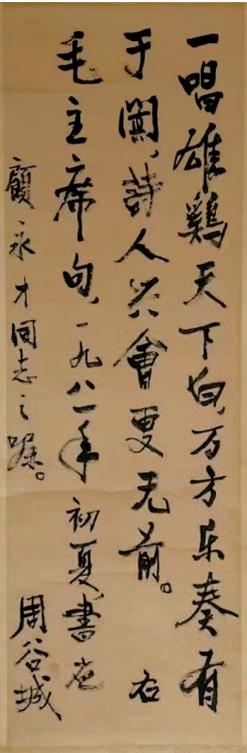
热心诚挚的戴厚英一口答应,带我来到底楼苏老先生的办公室。只见苏老开着一盏台灯,真是青灯黄卷,在埋头修改数学论文。戴厚英对我提出的问题也兴趣浓厚,便也陪着一起听。苏老请我们坐下后,干脆把笔插入笔筒,将修改的著作合上。闭目养神有顷,忆旧之思绪在时空中穿越,犹如大江大河,一边在蓄水,另一边猛然把闸门提起来,滔滔不绝滚滚东流,尽述难忘的往事……

事后,我打电话告诉李明忠,我在戴厚英陪同下已顺利完成采访任务,不用劳驾您为难了。我采写的《戴厚英和她的女儿》发表在《武汉晚报》周末版“家庭百事”栏,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与好评。采访苏老的文稿草成后,我本想发送到《人民中国》与《中学语文报》,反复斟酌,分不如合,还是一次性发在同一家报刊为好,后未发表。

《家长报》主编曾建议我最好能写出上百位名家的教育艺术。我又想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孔阳教授,著作甚丰,内涵深刻又有理论创新;他的妻子濮之珍教授是语言学家,曾从复旦大学乘坐好几路公交车,不辞辛劳,来给我们“一九五七届”学生上大课。我给蒋孔阳夫妇按《家长报》的意图写了封短信,同时也给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寄去了同一内容的短信。不久收到了两封回答的短信。蒋濮两位教授,郑重其事都具了名,婉言谢绝了我上门采访,理由是第二代在国外留学就业,第三代还年幼,他们带在身边,关于家庭教育说不出“米与豆子”来。谢希德校长的回复也几乎和上面两位教授别无二致。他们对我这无名小卒给予尊重,我也分别打电话去表示感谢。后来我接到上级交给的编写教材和教参的任务,要再想写人物专访,也身不由己了。

采访苏步青及其他

◆ 谢则林



周谷老书法